陳北溪先生集

831014

陳北溪先生文集

光緒癸未夏五

劉傳經堂存版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

天津圖書館藏書之章

陳北溪先生文集原序

道之顯著於天下也賴有師傳以昌明之良友以輔翼之更須循序漸進朝夕研窮於以探心法之淵源究性學之奥賾靡不豁然貫通而後矢之於口筆之於書無非日用平常之理直如布帛菽粟之不可或缺令後之覽者一寓目而卽知聖賢學問初非有艱深高遠之難求循循焉勉勉焉日與吾道相親久之自有所見而不爲異學所淆豈非吾道之光而學士之幸歟北溪陳先生賦姿渟樸穎悟過人自少卽高

自期許不同流俗然亦嘗從事舉業嗣得考亭夫子所編近思錄讀之始知濂洛眞源直追洙泗爲之殫心研究確然深信而不疑第以無由親炙門牆爲憾閱十年而考亭夫子出守其鄉遂錄自警詩以贄謁爾時先生學業已充殊恨相見之晚因訓以凡閱義理必須尋究根原先生面領心會日求其所未至而於下學上達之序人心道心之微莫不從其根柢而辯之詳講之審夫子嘗稱其善問而以吾道得人爲喜是以學日進而道益明四方之士雖平昔未釋謀

面而欵門請質者甚眾迫嚴陵漳南鄭趙兩郡侯招至學宮坐臯比而談道德一遵師訓以爲宗至於闡明正學排斥異端著有道學體統等篇似道似學二辯不可謂非見道之切衞道之嚴而克自振拔者矣無如仕不逮祿功不及竟而賫志以沒爲可慨也雖然道以人傳人以學顯先生之講學會友息邪距詖爲功於斯道匪淺貞不愧爲朱門高第云若夫誨人不倦隨口授書如字義詳講四書口義禮詩女學諸書以及筠谷瀨口所聞尤爲深切著明其書具在足

爲後學津梁慮其傳之不廣茲復輯往來書問幷記序銘贊等文刊成一集俾後之讀者知先生之所學皆由切實致功尋求根柢而出故凡辯析義理如日月之麗天昭然其不可掩也發爲文辭若江河之行地浩乎其莫之禦也學者苟循是以求探原索本深契乎濂洛關閩之遺言上溯乎孔曾思孟之統緒而古帝王危微精一之旨亦不難直接其薪傳矣又何有道之不明而學之不正哉是爲之序

康熙五十四年歲次乙未仲夏穀旦儀封後學張伯

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陳北溪先生文集目錄

卷一

書答

初見晦庵先生書

辨林一之動靜書

與黃寺丞直卿書

與朱寺正敬之書

再與朱寺正敬之書

與李公晦一

答李公晦二

答李公晦三

答李公晦四

答李郎中貫之

與陳寺丞師復一

答陳寺丞師復二

答陳寺丞師復三

卷二

書答

答趙司直季仁一
與趙司直季仁二
答趙司直季仁三
與趙司直季仁四
與嚴守鄭寺丞一
與鄭寺丞二
答黃先之
答潘謙之
答徐居甫

答蔡廷傑一
答蔡廷傑二
答郭子從一
答郭子從二
答陳與叔
卷三
書答
答蘇德甫一
答蘇德甫二

答蘇德甫三
答王廸甫一
答王廸甫二
答梁伯翔一
答梁伯翔二
答梁伯翔三

卷四

書答

與姚安道
與陳伯思
與黃寅仲
答林自知
與王生震
與鄭行之
答鄭行之
與鄭節夫
答鄭節夫

卷五

書答
答西蜀史杜諸友
答楊行之
答陳遂父一
答陳遂父二
答徐懋功一
答徐懋功二
答徐懋功三
答林若時

與王仁甫
與陳正仲
答鄭尉景千問持敬
答陳伯澡問居喪出入服色
卷六
書答
答陳伯澡一
答陳伯澡二
答陳伯澡三

答陳伯澡四
答陳伯澡五
答陳伯澡六
答陳伯澡七
答陳伯澡八
又答陳伯澡八
答陳伯澡九
答陳伯澡十
答陳伯澡十一

答林司戸一
答林司戸二
卷七
記
貫齋記
韶州學師道堂記
宗會樓記
食燕堂記
卷八

序
郡齋錄後序
竹林精舍錄後序
送徐楊二友序
送趙秋序
送家本仲序
別徐懋功贈言
卷九
雜著
詳高堅前後意
詳逝者如斯夫章
橫逆自反
孝根原
仁
恕
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根原
天人理欲分數
卷十

雜著
心說
河圖洛書說
大學發題
中庸發題
易本義大旨
似道之辨
似學之辨

卷十一
雜著
問人心道心大意
問小學大學所教子弟如何分別
問佛氏作用是性與虛無寂滅去四大除六根之說相反
辭謝陳教廷傑延入學
上傅寺丞論釋奠五條
卷十二
與仙遊羅尉論禁屠牛懲穿窬

銘贊題跋
敬恕齋銘
晦庵先生贊
夢中自贊繪像
嚴陵學徒張呂合五賢祠說
書李推近思錄跋後
題徐君大學詩後
讀高齋審是集
卷十三
祭文
侍講待制朱先生敘述
奠侍講待制朱先生
祭侍講待制朱先生大祥
爲廖帥舉哀
奠廖帥
奠陳憲
祭石子餘
祭陳景文

祭陳親晦之

卷十四

附錄

陳宓墓誌銘

陳沂敍述

王雋奠文

陳宓奠文

黃必昌祭文

余年二十餘讀北溪字義一書並所謂嚴陵講義四篇者而玩心焉愛其義理精切詞旨明暢眞造道入德之趨而講義提綱挈領抽關啓鑰尤爲學之綜要所在此所以爲朱門之的派而與勉齋黃氏並稱也歟顧益思見先生文集求之屢年不可得乃借張淸恪公正誼堂本及勉齋集皆選十之二三於是日夜各鈔錄成帙甚加寶重遭亂悉失每用悵然同治辛未幸得北溪集亦張本也李君勉之取以重刻未竣而勉之殁時門下劉昇之

方刻朱子語類文集復屬購版爲補成之夫
先生爲朱子晚年所得屬望甚至其見於語
類先生所錄及文集答問訓誡諄切且喜其
會問又曰南來爲吾道得人先生亦自謂文
公寢疾之日猶告以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
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
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
遽求顏子之卓爾其後語學者亦曰妙道精
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帀然後

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蓋聞文公
之誨積久有得致力成就已可見矣而白田
王氏乃謂安卿所錄有未得朱子之意者猶
是祈嚮到此地位而後施下學之功文公蓋
未期以傳付之任也不知語類但記一時問
答之實先生後來用功恪守師說卒至大純
蔡文勤且謂其下語親切有勝於勉齋處至
辨陸學之徒明白痛快不少假借益得文公
心事今其文集具在讀者當自得之原書不

載嚴陵講義茲爲補刻卷末則又余之食美而甘願以餉之吾黨者光緒九年癸未五月

丁未賀瑞麟謹識

嚴陵講義

淯恭承判府寺丞偕府判大著權廣文先生（穀按一本作判府寺丞鄭公之悌偕諸廣文先生）領郡之羣賢衆俊會於學校謂淯從遊晦菴先生之門俾講明大義以開發後進區區淺陋辭不獲命輒吐爲說四篇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用功節目四曰讀書次第以爲賢侯作成人材之助願諸同志共切磋之

道學體統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奧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蒞政（穀按一本政作官）理國牧民御衆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

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强爲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本而顯微無間也上帝所降之衷卽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彝卽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塗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爲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爲學講求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

迪之則吉悖之則凶蓋皎然易知而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離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爲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

師友淵源

粵自羲皇作易首闢混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

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囘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貞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

所謂再闢混淪（穀按一本渾淪下有者也二字）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閒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卽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萃（穀按一本萃作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學者不欲學聖人則已如

欲學聖人而考論師友淵源必以是爲迷塗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苟或舍是而他求則茫無定準終不得其門而入矣旣不由是門而入而曰吾能眞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萬無是理也

用功節目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功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

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眞是眞非穀按一本作或是或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致知格物爲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愼穀按一本愼作謹避宋諱則猶是當日原文也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

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醒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靜徹始終之功穀按一本功作要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淸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病則有二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

拔一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其心旣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進日日有維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讀書次第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以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躐進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爲學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於至善三者而已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羣

經之綱領而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識操存（穀按一本存作持）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七篇皆諄諄乎王道仁義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爲體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程子以爲其味無窮善讀者味此（原注味此作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爲言大槪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者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後可以及乎此始有以的知其皆爲實學

而無所疑也蓋不先之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蘊奧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知建（穀按一本建作能）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日（穀按一本日作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或紊矣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內聖外王之道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歟

陳北溪集補遺終

陳北溪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編訂　三原劉昇之重刻

書答

初見晦菴先生書

十一月吉日學生鄉貢進士陳某謹齋沐裁書百拜請備灑掃之禮于判府寶文侍講先生門下某竊嘗謂道必眞有人而後傳學必親炙眞任道之人而後有以質疑辨惑而不差自孔孟沒天下貿于俗學蓋千四百餘年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者出然後斯

道有傳而正學始有宗主自程子至今又百餘年矣見知聞知代不乏人然淵源純粹精極眞可以當程氏之嫡嗣而無愧者當今之世捨先生其誰哉而天下學士有志於古欲就有道而正之者非先生亦誰與歸哉某窮鄉晚生愚魯遲鈍居于僻左無明師良友不蚤聞儒先君子之名自兒童執卷而世儒俗學已蠱其中窮年兀兀初不識聖賢門戶爲何如年至二十有二矣始得先生所集近思錄讀之始知有濂溪有明道有伊川爲近世大儒而於今有先生然猶

未詳也自是稍稍訪尋其書間一二年三四年又得語孟精義河南遺書及文集易傳通書與夫先生所著定語孟中庸大學太極西銘等傳吟哦諷誦反諸身驗諸心於是始慨然敬嘆當時師友淵源之盛抽關啟鑰如此之至而重自愧覺此身大爲孔顏罪人而且益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溫潤精切的實明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旨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

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謬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于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然求於書未如親炙之爲浹洽徒言之誦未若講訂服行之爲實益故愚生竊不自量嘗欲盡屏世學奔趨席隅面領其梗槩然後退而結茅於清泉茂林以畢其業而終吾樂獨奈何事與心違家窮空甚無千里裹糧之資而二親臞薾又日奪於仰事

不給之憂汨沒乎科舉干祿之累而於此苐竊有志焉不克實下手專研而精究今三十有二矣十年之間但粗獵涉悠悠蹉跎若存若亡枉逾夫子而立之年未免曹交徒食之計良心蕪沒百無一就駸駸下流甚懼甚恐去年秋賦夤緣有臨安之役自謂是行也此累了未了其歸也道武夷當徑走五夫共洒掃於牆仞之下以紓其所素願不謂命也天窮舊累依然而先生又此來矣某始聞之歡欣鼓舞謂向者十年願見而不可得今乃得親睹儀刑於州閭之近殆天之賜歟既而又自疑曰先生郡侯也某郡之一賤氓貴賤之分有等且侯門如海府吏森嚴如截問學若之何而通請益若之何而便講論若之何而款故又遲遲者累月屢進而屢趦趄然是學不可一日廢而見賢之心油然動於中終有不容遏且人生聚散不可期幸與賢者並世而生而邂逅又如此其密而人未有拒我之形吾遂爲之辭以自止是果於自暴自棄者也况先生以道學爲天下宗師既不得盛行於時猶當私淑于後樂育善誘循循不倦夫豈以鄙

夫亙童而遽棄之然公庭不敢私請輒冒昧先此導意併錄舊日自警之章列于別幅以爲贄先生儻以爲可教而進之俾獲預鑪錘之末稍不失爲君子之歸是所願望若不遇焉則亦命也安愚分退守窮廬只遥望門牆以自攷而已敬恭俟命不備

辨林一之動靜書

動中如何有靜靜中如何有動此理天地萬物莫不皆然今就人心日用言則事物未感者靜也而知覺不昧則靜中之動也此復之所以雷在地中而見天

地之心也事物既應者動也而各止其所則動中之靜也此艮之所以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靜中之動卽直內之敬也動中之靜卽方外之義也不敬則其靜也淪於死物而無所存夫動之體不義則其動也與物俱靡而無以達夫靜之用敬義夾持間不容髮然後吾心之靈周流該貫而無所偏其靜也昭然而未嘗不動其動也肅然而未嘗不靜常有以爲一身之主而日用間莫非寂然感通之妙矣如魯見所論動靜大槩亦不相遠但辭意有未完瑩而其言不及

心又覺無主統而於我似不相關所舉總論之語恐亦不必然卻覺於動靜之正意有不切而依然枝蔓牽合之病也至於以無極而太極爲人生而靜以上事自原頭論固不容有異理然其名義亦各有攸主恐不若隨處體察爲有力也蓋太極者天地萬物所同然之理至極無以加之名而爲萬化之所總會而取準者也語其精則極天下之至精而無有以過其精語其神則極天下之至神而無有以過其神所謂無極云者則又以是理之至極而實無形象方所之

可究極指定爾具於天地萬物未形之先而立於天地萬物已形之後行乎天地萬物流形之內而超乎天地萬物有形之表故自其冲漠無朕而已渾淪完具則謂之無極而太極自其渾淪完具而固冲漠無朕則謂之太極本無極此徹上徹下之道處處皆圓而在在皆足非有動靜之間而可以一所囿之也周子首無極太極一語於圖之端者蓋方統原天地萬物根原之所自來辭意平正非偏指人而言而亦非謂止此一截是也如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者則是專就人言其自形旣賦生以往至情未感物之初人欲未萌未有物以間之渾是天理之全爾明道先生於此更從而精之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又欲卽人生分上別出氣質而說天理也蓋性卽理也因生稟得名而不離乎氣也然其初全未感物則氣未有之前此理本體尚渾淪完具凝然不動未爲氣稟所襍尚未有隙罅走失純是天命之眞漠無形朕故亦未容易以性字說才立性字便涉生稟而牽滯于氣不能洒然於氣質之外端的說得天命本

然之眞也以上云者亦只謂自未感物以前至於巳有生之始云云爾一從上說來一從下說去皆重在靜字其中實無異旨但樂記主於未有人欲之汨而明道主於不雜氣爲言爾皆非離人而言天別說未生以前事也今若以此中所具渾然爲人心太極之全體則可若直指此統爲無極太極所在則失之截定非惟天地萬物所公共者偏囿於人之軀而其一於靜而不該動便與向後覺無交涉而墮在有形象方所之域矣恐又牽合糊塗之未免也抑樂記下文

所謂感者則對靜而言也所謂欲者則對性而言也
言其既感物而動則人欲於是乎萌雖性亦未嘗泯
而不得全謂天命之本然矣故只曰性之欲也明道
下文所舉易語乃借其陰陽變化者而就人言之所
謂繼者則對靜而言也所謂善者則對性而言也所
謂凡人說性者則對不容說而言也言其繼此方感
而動則氣已行而天理流出所謂善之端倪因有可
尋所可容說者止此而已然已非天命本然眞一之
體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若太極則其動也亦渾然

於動之中其靜也亦渾然於靜之中自天地言則天
地一太極自萬物言則萬物又各一太極合天地萬
物言之則體統惟一太極專就人言則人心全體一
太極也散於日用則千條萬緒又莫不確然各有一
定不易之則天然森布不容人安排是又各具一太
極也無適而非太極亦無適而非無極未應不爲先
已應不爲後合不見其餘散不見其欠活潑潑地畧
無一毫凝滯倚著之意可影可像是果得而截定也
哉

與黃寺丞直卿

某僻處南陬與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孤陋寡聞惟謹守師訓而已鄉間諸老在師門者皆已零落在後進輩又絕無此志可誘掖以嗣音惟鄰郡泉莆間卻稍有信向相從講貫者庶幾或有一二可望去歲以特試來中都四方才俊所萃有平昔同門未相識者多得會面然亦所造不齊難得見明而守剛者既而趙計院季仁拉宿書院近三月日頗得與諸友會聚及道嚴陵又爲鄭寺丞留郡庠與諸生切磨兩月而

歸大抵世上一泒禪學年來頗旺於江浙間士夫之有志者多墮其中而嚴尤甚及聽某講說旬月後士方多有警發知聖門實學之所以然而覺邪正二路之由分亦有一二後進未襮可教茲因叅注再至中都復與季仁居處新接見一二人亦頗有志畢竟先爲禪門薰染未必果能渙然一於改聽易慮則此道在天地間誠可謂凜凜孤立而邪說詖行之惑人心乃如彼其昌熾識者深爲之隱憂何時得天開日明然則挽回狂瀾而注之東者獨惟吾兄是賴聞在安

慶頗得行志繼閏與時扞格而歸世道之衰仁人君子自是難於有行且退處里閭爲一方學者主盟隨其才質而成就之使師道之傳得以有光於時亦不爲無補也

與朱寺正敬之

前丁卯冬赴省道仙里特拜謁文公先生祠下感舊悽懷不能以已試罷回來擬造塘石拜先生之墓瞻山水之秀不謂中途接先訃狼狽奔歸竟不克以如願每思前年更化之初時事一一反正而先生恩命

特不舉行者不審何謂閒兩年來甚崇尙道學上庠課試悉以命題不審主盟者何人向來出先生之門立腳得住不爲時論所變而顯達於時者自康漕之外更有何人士子中有何人立朝行當要津者還有其人否如康漕輩老學有守最罕其匹卻寘之閒散而萃列清華者不聞其人恐其崇尙者亦不免但爲虛名之舉而實何足以爲吾道重也要之實欲崇尙除是表出周程三先生及吾文公先生者並錫之公爵而寘之先聖廟顏孟配享之列而布其書於天下

使學者尊信鑽仰希慕服習以作成人才而變化風俗然後於道爲庶幾而萬世公論少有愜焉爾然此又非常之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非盛世明朝君相大有卓絕異常之識不足以及此未可以常情淺淺論也不知將來到何時世方克舉此一段公案以幸天下抑又關天運存乎其間非人力所能與也

與朱寺正敬之

某春間經仙里少欵誨論不勝欣慰別後途中節被

脚子撓竟不克入三山與黃寺丞相聚二月末抵家幸爾善達皆庇之及繼得潮陽郭子從寄示先生行狀後段印本不書姓名想是直卿之筆鋪敘得大意頗出甚穩帖然亦有小小造語立字未安處不知前段如何又不得本子如云正統有歸恐只宜作全體有在又如秋霜處恐尚欠溫和一節又如有功天下後世處恐欠集諸儒大成底意又如天文地理樂律兵機等類皆吾道中之事自已本分著實工夫所以明明德體用之全止至善精微之極底意思所係不

可得而精粗者今乃結上文以道德光明俊偉如此御分析此節離爲二截似出道德之外不相管屬大抵先生之教所喫緊爲人至切至要處最是就下學上極著工夫凡上達底妙道精義須從人事千條萬緒中串過來極是著實更無一點懸空底意極是縝密亦無一點疎闊底意恐不必如此分開了失其旨矣又如碑記等文多亦只是發明此理不可與騷賦等文別作一等看蓋理明義精詣極造到自無所往而不通無所發而不當非可拘拘以常迹分別也凡

此等恐更當脩刮純粹無病方爲盡善盡美不審台意以爲何如

與李公晦一

某在都下爲林自知及趙計院諸士友留講貫至七月末始出都門八月初經嚴陵又爲使君鄭寺丞留學中講說不覺度兩月日自都下時頗聞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以楊慈湖祭酒爲陸門上足顯立要津鼓簧其說而士夫頗爲之風動及來嚴陵山峽間覺士風尤陋全無向理義者纔有資質美志於理義

便落在象山圈檻中緣士人前輩有趙復齋詹郎中者爲此學已種下種子趙詹雖已爲古人而中輩行有喻顧二人者又繼之護衞其教下而少年新進遂多爲薰染其學大抵全用禪家意旨使人終日默坐以求本心更不讀書窮理而其所以爲心者又卻錯認人心指爲道心之妙與孔孟殊宗與周程立敵平時亦頗苦行亦以道學之名自標榜鄉閭時官多推重之殊無一人看得破者自某到學亦都來相訪議論不合遂各屏迹其少年後生有可教者未欲絕之

屢邀來說話而陷溺固蔽之深更說不入竟亦希行疎立不復相親日間所與講貫者只是繫籍習舉業諸生志趣雖凡而意向未雜聖賢要義與之明白剖析句日後卻多有感動警發嘉嘆歆慕以爲平生所未聞多有議論播在人間得以正人心闢邪說邦人至是始曉然識破邪正二路之由分知聖門實學淵源之所自來而覺渠諸輩都是沙門黨類非吾徒者其間亦接得三四後進專心一志有可造道成德之望十月初九始離嚴陵到莆而仙遊陳寔又專書邀

過書院留與令嗣伯澡相聚此後生甚不易得數年來極是辨得做鑽仰工夫甚懇切專篤已識路脈不差將來必有大可望者温陵諸友甚懸望其經過而未暇及者準擬開春和暖始克辭歸稔聞眞侯撫字之政甚切斯民得安田里頗有生生之樂自三十年來士夫不復有此念視民直如禽獸摧剝殘賊不復顧恤今乃見此仁慈惻隱之實薰然如春風和氣之發育萬物令个个有蘇醒意千里生靈何其幸邪

答李公晦二

承喻黃堂前日欲相延入學講西銘固已參商無及然亦良感其不外但此等文字亦須稍識路脈者方可與警發而起其向慕之心有如汙世流俗舉子素顚迷於利欲而厭薄理義者之前且得開示以邪正大分而明白其入德之門然後徐徐進以聖賢精密之功非可躐等驟與之語此而强聒之恐未必有絲毫之實益也

答李公晦三

所示近思錄并林子武之說良荷啟益按此跋意自

平正於理無咈者向聞先生亦曰四子六經之階梯
近思四子之階梯今子武不以爲然乃欲讀四書只
叅攷此錄使互得以發明似此言者彼只據先生已
解之四書理義已明白者而云云爾若據古四書本
文非先有得乎此錄四先生之說則亦將從何而入
而孔孟所不傳之秘旨亦將從何而窺測其藴乎況
先生所解四書之說亦自四先生之書得之而此錄
則四先生之要言所萃今令學者先讀之使知道統
之復續實有賴於四先生而起尊敬思慕之心然後
循序漸進於孔孟之門自當不迷其所趨亦何疑乎

答李公晦四

外日承訪及臨漳諸壇壝事此間舊只有社稷壇一
所而已自先生至始添創風雷雨師壇二所已將民
間常用尺子躬按遺址畫爲圖三紙大抵社稷壇在
郡治之坤位以春秋社日祭風師壇在郡治之艮位
以立春後丑日祀雷雨師壇在郡治之辰位以立春
後申日祀其執事者並以郡中十名內吏人充旣又
借得郡中印本淳熙編類祭祀儀式內有壇壝制度

及禮器尺樣適與民間常用之尺合并檢先生所作
鄂州社稷風雷雨師壇記參訂之丈尺又不相契未
詳其如何若非匠者製造有出入之譌則恐先生別
有所據而然邪此儀式之書乃朝廷頒降年間所按
以行事者泉之公庫必亦有之試取一閱之可見也

答李郎中貫之

歷陽兵來忽辱墜翰詞謙義重何以克當竊嘗深嘆
世之學者多有良資美質可與共學適道而又多壞
以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不能立志以求自拔一

則病於偏執已見不能虛心以求眞是惟其有二病
爲之梗塞是雖有粹美近道之資亦不免墮於固陋
而終不能以有成須無二者之病然後致知力行之
功可以交進於其後聖賢千言萬語皆可以無扞格
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可以次第而得之如高賢
之資質甚美自其立朝風節勁勁及典刑端莊靜重
者言之其立根腳已甚健本領已甚正胚模已甚宏
矣所欠者特出光彩工夫今其立志於聖賢門戶甚
專篤且復謙謙求益虛懷下問絕無有我之意又無

世學所謂二病矣而又如常常佩誦居敬致知之方
是又得其所以爲用功之要其路脉已不差矣但恍
焉日有孜孜顧何精之不可詣而何遠之不可造哉
老先生平日教人最喫緊處尊德性道問學二件工
夫固不偏廢而所大段著力處卻多在道問學上其
所以爲綱條節目見於大學或問所叙程子格物諸
說處須實下手做便見得滋味斷不我欺至於融會
貫通則卓爾躍如並在前矣江西一派卻只是厭煩
就簡偏在尊德性上去先生蓋深病之力爲之挽乃

確然自立一家門戶而不肯回今世後進中學質美
者亦多有流入此病可嘆高明固無此等病亦不可
不知其得失之所以然失者看之破而照之徹則得
者守益牢而進益力矣前日見黃義剛錄多有與某
所錄相同處彼又未及修整多過冗濫恐成重複可
以將倉司本即義剛卷刪其同者將所不同段子并
刪去其差冗處攢聚只作一卷如何廷試後某更就
子善處旋借來看或有差舛別更得託胡仲立附便
白鹿奉聞也

與陳寺丞師復一

某去載在都城爲朝士輩相留講貫區區在都城之久頗覺兩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由其門人有楊袁貴顯據要津唱之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功夫求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爲妙訣大抵全用禪家宗旨而外面卻又假託聖人之言牽就釋意以文蓋之實與孔孟殊宗與周程立敵慈湖纔見伊川語便怒形於色朋徒至私相尊號其祖師以爲真有得堯舜孔子千載不傳之正統每昌言之不少怍士夫晚學

見不破多爲風靡而嚴陵有詹喻輩護法此風尤熾後生有志者多落在其中其或讀書卻讀語孟精義而不肯讀文公集註讀中庸集解而不肯讀文公章句或問讀河南遺書而不肯讀近思錄讀周子通書而不肯讀太極圖而通書只讀白本而不肯讀文公解本平時類亦以道學自標榜時官里俗多所推重前後無一人看得破自某到都來相訪議論絕不相入凡朝夕所與講磨只是在學習業諸生雖識趣凡陋而志尚未雜聖門要義每極口爲之明白剖析旬

日後大小生徒多所感發歆慕以爲平生所未聞邪人至是始釋然知邪正二路之由分而異端曲學贓證暴露使僞容墨行盜名於一方者不復得以遁其情亦接得後進三四輩專心一志爲可望有以慰鄭侯拳拳囑望之意亦自愜以不枉如南康乃濂溪晦翁二儒宗宦游之邦流風遺躅儼然如在而豪儁遊紫陽之門者亦多然其地鄰江西則象山之風聲氣習亦無不薰染於簪紳韋布之間爲吾徒者時或有出入焉眞是眞非無復能辨而天理人欲恐或混爲

一區則發揚先儒道德之化主盟斯文使邦人風動響應粹然一於聖門實學之趨而絕無復有詖淫邪遁之流者非吾賢使君其誰歸想下車先務深所加意而英才美質有依賴焉不審白鹿洞中人物竟如何有眞篤志不雜可取者否又聞前政遺論以聚斂之故則閭閻不無赤立之憂仁人君子至此必深爲之動心而哀痛焉于斯時也極力撫摩朝夕正不容緩況今之世橫斂毒賦隱爲民病如久年錮疾赤子不能言有司不敢言者在在有之惟仁者爲能勇於

爲民除去而不容其或害州閭之間所同病者最是强梗姦慝之民專飾虛詞健訟以撓吾善良惟義者爲能深察其情狀而痛爲之懲艾或長年善閉之自訟齋使之無復逞其爪牙庶乎吾民有可安生樂業之望矣

答陳寺丞師復二

伏承誨示讀書精誠靜三者之說自非切己用功體察何以及此但來說大約不見得主意之果爲如何且書之所謂精者不知如何其精也精者乃純粹至極而無以加之謂如致知而至於知至則是致知之精格物而至於物格則是格物之精也在讀書言則只是研窮其理見理眞是眞非端端的的不可移易云爾如一句以爲如此又爲如彼則是一句之不精矣如一章旣達其辭而未達其蘊則是一章之不精矣程子謂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是全未有一字之得而草率不精之故也有得一兩句喜者是已入得一線路子開明是一句之精也有知好之者是已覺其中有趣味之可嗜而於書之大義漸精也有直

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是深有悟夫趣味之無窮而
全書之已精也然精亦豈容易可至哉是用多少工
夫積累而然如顏子之博文約禮必至於所立卓爾
然後爲精如孔子志學必至於不惑知命然後爲精
然此又以見道全體言之非精於一書之謂也今謂
誠則精者不知如何其誠蓋誠者眞實無妄之謂有
以天命本然言者若誠者天之道是也有以人事當
然言者若誠之者人之道是也有以理言者若誠者
物之終始是也有以心言者若不誠無物是也有以

德言者若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是也有以用工
言者若君子誠之爲貴是也不知來意所主是以天
言邪人言邪以理言邪心言邪以德言邪用工言邪
由誠而精者於誠後又如何而精邪謂靜則誠者不
知如何其靜靜與動對靜是無事時動是應事時如
寂然不動者是心之未發而其靜也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者是心之已發而其動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是未感物時心之所存渾然天理也感於物而動性
之欲也是已感物時性之發而爲情也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則其靜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其動也靜者其體而動者其用也心不能偏於靜必有動時亦不能偏於動必有復靜時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而誠則徹表裏一終始而貫動靜者也今以靜言誠偏就靜一邊爲主則其接物而動時非所謂誠乎由靜而誠者於靜後又如何而誠乎恐不免墮於釋氏之失否然則由靜而誠由誠而精其中果有血脈相關處與否果通而無礙與否想親下工夫必深熟曲折若只是揀數箇好字立箇標榜不暇計其中意旨

曲折淺深可否使之明明瑩瑩卻成疎漏又大糊塗大欠缺無實下手用工夫處文公平日所深不喜諸生之有此類者正謂是也所謂寡欲爲本之說信然明白無可疑者特講訂相忘不覺縷縷未審雅意以爲如何

答陳寺丞師復三

久不奉凊表忽承惠翰拔挹謙光何勝感悚勉齋之逝可傷終始親密師門傳本末之備者惟茲一人今其已矣誰復可依靠邪爲之累日嘆息吾黨凋零斯

道誠爲孤立賢契有志之篤如此只有賴其光大之功所論讀書持敬一時不可輟可謂得學之要領矣蓋須如此用功方有日新之望大抵持敬乃貫動靜徹顯微之功所以存主此心而森萬理之會爾讀書又無他道特不過講明此理之端的是者眞知其爲是非者眞知其爲非如此而已是二端者固相須而相發然非切實著功夫齊頭並進亦不足以得其趣味也區區每病孤陋惟英明時有以發之幸甚勉齋論語增釋果蒙肯來發藥尤千萬之幸也

陳北溪集卷之一終

儀封張伯行編訂　三原劉昇之重刻

書答

答趙司直季仁一

某八月初三日抵此即見寺丞掌出劄子相留在學講說而士人新第余尉者力贊之次日陳宰權教又以學中眾人之狀來請勢不能卻遂爲之留因慨念江西禪學一派苗脈頗張旺於此山峽之間指人心爲道心使人終日黙坐以想像形氣之虛靈知覺者

以爲大本而不復致道問學一段工夫以求理氣之實於是舉其宏綱大旨作講義四篇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用功節目四曰讀書次序明爲之剖析以爲後學一定之準庶有以正人心而息邪說距詖行講義既成請使車初入下學不期寺丞又值私忌并祭社遷延到十三開講置酒百位與諸官及諸生均洽蓋重其事欲諸生留意不期忽值補試不行令諸生四散又空兩旬開坐此月十一方再集講起大抵今世士習顛迷於舉業一段骨董殊不知

聖門有大壇場大境界而此間尤陋無一人置得晦翁大學解間或一有焉亦只是久年未定之本如喻顧二人資質粹美卻落在江西窠臼中亦極口爲之剖析而其受病已深立意已堅無可轉回者有一二後生可喜又卻平日與相往來陶染一習正茲朝夕爲之解釋未必其果能改聽易慮外此卻有一二後生志向未雜儘可與語頗樂聽受其他則在學習舉業諸生朝夕且拘令聽講多於背後更相告語以爲說得明白皆平生耳所未聞更俟其積累通曉看如何

與趙司直季仁二

某在此不覺兩月日象山之學因以得知其情狀來歷前與寅仲書已詳之矣大抵全是禪學象山本自光老得之今楊門下多是引接僧道等人來往以爲覺者甚多此間九峯僧覺惠者詹喻顧皆以其得道之故與之爲朋詹悟道時嘗謂他證印法門傳度從來如此然則此一家學問分明是空門宗派曉然張無垢之徒何暇更說吾儒道統何暇更與爭衡堯舜

孔孟之傳縱待說得精微玄妙不過只是彌近理而大亂眞甚相似而絕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此平時數輩洋洋於閭里間以道理自高後進無知多為薰染落在圈檻中闔郡又無一人看得破皆以為頂上一格人胡伯量到此講說亦看之不破自某到後對當人分上既各逐一與之明白剖析有後生染其學而來見者又極與詳細分明路頭及開講後又時或與大小諸生說破其是非邪正根源來歷已自曉然分明無復遁情邦人始知

其判然為二路之分後進中亦有省覺象山而願學周程喜來扣擊者雖只數輩傳法沙門陷溺至深痛護祖印如護命不能割舍轉回然其心腸肝肺中凡贓證病根已被拏攫出來暴白於眾有不可得而掩者是雖無風動響應之效而其所以正人心闢邪說距詖行以過方來已說之衝而開後來無窮之新進者其為補亦不淺矣

答趙司直季仁三

載伯話別次道及節夫已求書為四明之行此子可

謂狂妄矣聞之深爲嘆惜前日相聚許多時凡有議論渠多不入意只以守槎溪之言自爲足了又殊無扣擊無因與劇談痛論今流而爲此舉乃是於聖賢門戸中元來全未有少知味處故以爲緩而不在急蓋無可扣擊者因覺相聚閒泛泛地徒飲食忽聚忽散亦不濟事須是帶一兩件切要書去不必以道自遜須舉兩三段道義與衆講貫明白剖析如此則每聚每有益於後生有不能問及未知所向者皆可以有補渠館地在何處今一書早與救正見三十二卷不及

封望爲封達之載伯又說袁侍郎欲著書尊其師豈可強著書亦豈可強尊所學大抵全是禪家宗旨無一字與孔孟合假如推尊之極亦不過傳燈錄上添一位爾若說去聖五百年得其傳者惟象山但越見其魍魎無忌憚之甚爲後世一大笑也前日寅仲書中有謂口頭儘說得筆下儘寫得恐亦只是看他不破而云耳孟子知言地位自非格物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能非可容易及也如看他不破初亦何害只恐被他引去則爲害之大者然與之周旋浹洽亦安能

保其决不爲之引去邪此又在諸賢所當深自戒也

與趙司直季仁四

去冬棘寺之聚情禮優渥豈勝銘佩春首判袂南歸而台旌又榮赴桂陽藩屏之除相去日遠一自閏月得揚卿書道及尊契陛辭之劄一絕和好一奬忠義誠爲大公至正之論竊深敬仰四月初忽傳邸報又聞遭論罷桂陽之命爲之怪訝不知已交篆得幾時或尚在道未至邪司人物之柄者率然而予率然而奪何其兒戲若此可見世道之衰仁人君子難於行

志動輒與時相忤惟在我者苟內省無疚雖百阨其何傷且冷處高卧以看兒戲卻於餘暇溫習舊學以爲異日大施設之地亦自有無窮之益爲一樂也諒高趣遠識必不爲之芥蔕也

與嚴守鄭寺丞一

某伏蒙喻及講說此乃與人爲善之美意區區淺陋義亦不容固辭竊惟開發後進初不在於辭說之多假如將一件書全部講說聽者遂不復致思亦無進益反成長人怠惰之心不若只明指其切要路脉使

有志者依此尋求卻有日新不已之功某今欲將學問大要處作講義四篇已立題目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用工節目四曰讀書次序以應嘉命若果蒙開允則退去脩治其詞午間乞遣一筆吏爲寫講義册子就明日乞使車下學集諸生一講因得午後登舟趕及同行庶幾行途有所相依若蹉過此則後去獨歸途中勢孤極爲不便伏丐台照

與鄭寺丞二

日外拜違過蒙頒賜至水次繼辱誨翰拳拳眷顧不

已之誠何感如之十一日經過壽昌航頭鄭生聞者已伺候於道左扣其所學來歷平日惟在婺女呂氏家塾從王深源爲學卻好觀周程朱呂之書不曾交惹象山但於書詞不識郡中諸人學問之是非而偶及之爾及得某書大有警省特爲留一日半并兩夜與之欵洽會用工夫頗有扣擊年方二十六趨向甚正且言諸人之病謂其平時以道自尊無一人看得破被長者說破情狀不值一錢聲價頓減所以寬消寬沮不復來相親斯言亦不易見得到此也大抵此

一種學問不止是竊禪家一二乃全用禪家意旨與孔孟殊宗但孔孟爲歷代宗崇已極立之廟學已定不可貶剝遂托其言以文蓋其學欲以儒名家其實乃牽聖言以就釋意實爲釋家者流於儒家事業初無絲髮之補雖或做入細工夫與儒家內省處相近而亦大段疎闊簡率於儒家淵源趣味實迥然不同特不過只是山林一苦行僧道輩氣象所謂聖門切己存養省察精微嚴密之旨彼烏足以知之而况含糊不明理之蔽其流弊必至於錯認人欲作天理如

亟戰殺母以爲忠忘君事讎以爲義導學者於綱淪法斁之域而不自知乃嚚然欲以是而爭衡孔孟千載不傳之緒亦可謂無知之甚奈近日兩浙間此學頗旺緣有貴顯者倡之後進見不破樂於徑捷隨而風靡識者蓋深憂焉茲者幸獲憑藉威尊發揚德音極爲之剖析是是非非界分已燎然明白雖彼數輩陷溺之深已不可轉移而在學大小諸生及邦人在外之有志者頗多有感動警發已識邪正二路之由分而知聖門實學不迷其所向有以正人心闢邪說

距詖行於其間又接得四人若張應霆朱右李蕣鄭聞者專心篤志爲理義之歸而四人之中鄭與張又已識路脈不差有可造道成德之望且因以種聖學於一方尤非細事是雖區區勞費脣吻之劇而不自以爲悔也

答黃先之

某八月初經嚴陵不意爲史君及邦人挽留在人情事勢有不容峻拒而走者遂將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大節目難曉處都講了喻丈者舊雖造師門而後

卻爲象山之學象山學全用禪家宗旨本自佛照傳來教人惟終日靜坐以求本心而其所以爲心者卻錯認形體之靈者以爲天理之妙謂此物光輝燦爛萬善皆吾固有都只是此一物只名號不同但靜坐求得之便爲悟道便安然行將去更不復作格物一段工夫去窮究其理恐辨說愈紛而愈惑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乃卽舜之所謂人心者而非道心之謂也是乃指氣爲理指人心爲道心都混雜無別了旣源頭本領差

錯其於聖賢經書言語只是謾將來文蓋名家多牽合已意不究本旨端的與孔孟實相背馳分明是吾道之賊只向日張無垢之徒楊慈湖爲陸門上足專佩服孔叢子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作巳易四千餘言只發揮此意無一句是此間詹郎中亦號陸門上足趙復齋舊雖來往師門後亦從此學今都下士夫多溺此學者皆緣以其學簡易徑捷見之不破誤陷其中而不自覺此邦緣有人唱此苗脉士之有志者多爲薰染長者有顧平甫少者有邵生甲王生震旣

落此圈檻意趣議論全別更無一字相入又却偏執自是無可救正轉移者學中所與講貫只是係籍大小諸生每日會聚講說必詳悉爲之剖析聽者無不嘆惜其明白皆以爲平生所未聞多有感動警發者邦人至是始曉然知邪正二路之由分下縣傳講義去亦多有興起者其間亦接得三數人專心篤志爲理義之歸無襍念爲可望爾是雖無風動響應之效而其所以正人心闢邪說距詖行於此邦所補亦不淺矣

答潘謙之

某忝同門之末曩嘗竊窺問目久願切磨南北參商無由會合高山景行日勤仰止昨忽承華緘先施披味如奉面教顧惟先師文公已遠有大疑義無從質正黃寺丞近又不起失此良友心傳本末誰與講明道在斯世凛乎可憂茲正吾徒所當用力交相勉焉日有孜孜爲死戰計而不容有半途之弛者也然嘗竊謂聖賢學問無過明吾心身之理而已所以爲理者又非可悠悠泛泛若存若亡半間半界須是見得

親切端的見善眞如好好色見惡眞如惡惡臭然後於切已爲得力而在我有受用處到凡遇事直如鏌鋣著物一觸便成兩片無復有騎牆不決之態蓋必如此而後爲分明灑落每深病其未能造此正有賴於高明鞭策之功賢者以爲何如

答徐居甫

所諭家居爲俗務所縈此非吾徒所宜病也日用萬事莫非天理所當然而人道所不容不然吾於其間但順以應之奉天命而共厥職爾何者爲當務而何

者爲俗務耶纔以俗言便理與事判易生厭射而不自覺其墮於清寂之境矣故以流俗爲病則可而遍人事爲俗則未可雅意以爲如何

答蔡廷傑

陳生來忽承教墨豈勝皇恐以令似之質甚朴茂而性亦開通又加以過庭日親嚴明正大之訓何患其無有造道成德之望但後生晚學始進發軔之初亦未可便責以必須知味必須踐實且當循循誘之馳入此路來便不迷其所趨凡所合當先聞底切要嘉

言善行且須逐件一一說與之知凡所合當先讀底切要諸書且須逐件一一令講究過要耳目聞見常是此事心志念慮常在此途勿過急而迫勿太弛而忘至於日積月累漸摩涵泳之久一旦自能不覺忽然有警省處至是然後其中喜悅方可有趣味不惟喜之而又愛之嗜之蓋不待爲之鞭辟而駸駸自不能以止矣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趍之之道也

答蔡廷傑二

所喻庭訓多爲舉業之分此無足怪者時王之法以此爲尙生今之世未能絕俗高飛遠引安能舍此自是人家子弟常事所當習者但要之聖賢學問則此等伎倆工夫虛浮無根誠有病乎聖賢正大之意而聖賢學問實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蓋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燦然從肺腑中流出自切人情當物理爲天下之至文而非常情所及者故學者亦不必以此分厭憚在平居暇日當知本末輕重立課程爾如卓卓有志者只依程子月中十日之說自

不爲慊或未能然者每日但分一半工夫亦可無相妨惟遲之日積月累之後至於有得趣味則必自知賓主而勇不可禦矣

答郭子從一

去秋承惠書并碑記文字一封議論一卷未及奉報使來再蒙教翰并書籍一封重疊皇恐某區區庸陋皓首無成師容日遠索居闊底與同門朋友又不相親無可切磨而鄉間士習又陋不似仙里崇尚此學故後進絕無登門問津者丁丑歲因待試入留中都

同門未會相識者多得會面四方英儁寓輦下及朝
行志向之美者亦多得相聚講貫此番務注朝士稍
稍聞知又多遣子弟聽講至相挽留依戀幾不得脫
身歸者頗覺中都士夫卻多有尊德樂道之風但年
來象山之學亦頗旺於江浙間其爲說全用禪家作
用是性一意爲宗主而牽聖言皮膚枝葉以文之不
窮理不讀書專靜坐澄心自以爲涵養本源眞有得
堯舜周孔千載不傳之秘旨其實詖淫邪遁與周孔
背馳無一相合蓋眞吾道之賊後生晚學看不破多

先入其說朝之貴顯者亦多墮其圈穽而不自知兩
年在彼頗極爲之剖析是非邪正其偏執固陋不肯
回者置之不足恤或所染未深因而警發而知所歸
向者亦衆如仙鄉姚安道亦象山之學此後生妙齡
美質志向甚佳頗勁勁自立但學無師友淵源只壁
角鑿空杜撰不知從何傳授得此一門宗旨先蠱其
心初榮歸經過一見之頃亦未詳其爲如此次年過
溫陵結親直造家講論意旨殊扞格不相入繼而自
溫陵貽一書頗自張皇說道理自是自專而其矜驕

偏迫狠憤不平之氣甚盛溢于毫楮間已知其非遠器矣自後相見以其聲臭不同之故更不復與講論如祠堂記亦只是後生時文之見捉摸所謂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者無目不講之乃揀極至之語爲形容以此爲一篇關紐處而主意焉其實乃大病所在蓋聖賢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平時拳拳教人篤於下學只是做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底工夫何嘗躐等使遽造於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之地而安享其效至所謂齊家

治國平天下則又在於身已脩而充之爾非素無本領可以襮然妄進其極也繼又以敬之一說強牽挽附麗於其後意義殊不相屬外日溫陵會次亦說破此病與之知未必當其意也使其享年學老而成亦不過只成就得一箇拗爾無足多道每嘗竊嘆世之學者最難得美質質既美又難得有志焉幸而質與志俱美而所學又不得門路無以成其質而達其志竟亦何美之有焉因是益覺伊川所謂三不幸之說誠爲不易至論可敬可服林賢良草範之書極荷承

教此亦英才美質度越流俗者恨不遇明師學無本源用心良苦與子雲太玄温公潛虛後周衛元嵩之元包同一律皆無加損於易後世聖道不明而英才美質無所成就枉入偏曲者何可勝計邪仙鄉多同門老成想時有切磨之樂前年道間遇潮人說及謝教有書解自刋行未委是自著是編集因一書求之未嘗回答更仗吾友求本示及爲幸蓋書之爲經最爲切於人事日用之常惜先師只解得三篇不及全解竟爲千古之恨自先師去後學者又多專門蔡仲默林子武皆有書解聞皆各自爲一家昨過建陽亦

見子武中庸解以書相察爲說中間分章有改易文公舊處過温陵又見知契傳得蔡伯靜易解大槩訓詁依本義而逐字分析又太細碎及大義則與本義不同多涉玄妙終不能脫莊列之習豈眞知易之所以爲易良可嘆矣直卿去年過南康太守陳寺丞邀到白鹿洞講乾九三坤六二 相似舉子時文牽挽之態發二爻大義本旨殊不出中間詞語又多病復不見所以爲乾坤之變處今錄去漫一觀直卿

在師門最久傳得本末極為精備而其為說如此則
眞見之粹然者最為難也行狀後段必是渠筆此篇
形容得文理俱到卻穩善所欠溫和一節誠如來諭
舊某敘述之文亦曰望之儼然而可畏即之溫然而
可親其接人也終日怡悅薰然春風之和而可挹事
有所不可則其斷之也雷霆之威又厲然而不可犯
乃其實也然其間亦有小小造語立字未穩處而後
面近末說天文地理樂律兵機等皆吾道中之事自
己本分著實工夫所以明明德體用之全止至善精

微之極所係不可得而精粗者今乃結上文以道德
卻分析此出在道德之外離為二截似不相管屬說
開了及碑記等文多亦只是發明此理不可與騷賦
又別作一等看此段更當脩刮純粹無病為善直卿
前日在安慶有小不合當路者之意不欲顯然罷之
姑以大理丞召起既在道則使臺章彈去而畀以祠
祿非誠有召對之命得以從容於辭受進退之義也

答郭子從二

承喻創行宗法可謂勇於為義之舉矣不勝贊詠且

蒙以宗會樓食燕堂之記爲囑久未得暇去冬十月因撥冗取禮經攷其法之所以然初只欲應命一篇然古人宗法不可不敘其來歷與後人知之而其中法意曲折浩博詳言之則動傷冗長有厭觀者約言之則又不足發明大義安能以警悟昏俗遂併作二篇庶幾少布露區區以爲名家扶持禮教之助爾既而成篇只依來意爲主歸之小宗爲說而妻父再三道及豈可無始祖畢竟始祖之祭終不可得而廢之也於是再攷所示諸文字得見來說所謂盛族之始

實自漳來此正禮之所謂別子者若知其名字或墓地名則當以爲始祖若不記識則不得已以其下所得知者爲之莫是今高祖而上所謂二郎者是否然所謂始祖之祭亦無甚重難按家禮祠堂章始祖雖親盡而大宗猶歲率宗人一行墓祭百世不改因欲以是說再訊取雅意之可否而悄無鱗翼可附今只具數端于後惟高明裁擇焉

答陳與叔

承手翰并謝教夏商書二册豈勝欣慰女訓之書極

關世教得眞本見示爲荷某亦嘗恨此爲世間闕典因編女學之書一帙以女妻婦母姑等分門類纔脫藁卽爲朋友取去已多年亦自不能存得一淨本今感兄之書覺節目亦切深竊敬仰林宰久聞賢名只等入郛一見而竟未能來也傳說愛民甚篤但亦空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蓋南邑官錢浩瀚多是鑿空白撰爲有司者例許人告訐重爲科罰以充解發今渠惡此等無名而不肯效顰誠是也然則無計晝可代其勢不能舍此若在已當之則自斟輕重適

中民猶有分毫之賜今凡有當科罰處卻不自當而推與三佐官爲之冀其罪過不已出然佐官藉長官之命則肆其慘爲害益甚此何異遣兵殺人曰此兵也非我也不思律中猶分首從輕重之別則在已果能逃其罪乎是本欲愛民而反爲民病其心誠可矜而用處不達殊可悶茲豈學問之當然乎恨不得一會面而扣其說也

陳北溪集卷之二終

津古
册数 4
定价 4.00
8
中华古籍保护